



滑雪：挪威人来自基因的本能与热爱

◎小白村

正在举办的北京冬奥会，挪威暂列金牌榜第一。上届平昌冬奥会，挪威就是金牌榜头名。挪威队的冬奥会历史奖牌总数，仅次于德国与俄罗斯。挪威人口仅500多万，却出了这么多冬奥冠军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在挪威，山与海十指相扣、交融无间。大西洋的湿气，吹到高山上就成了厚厚的雪。挪威人一出城就是优质雪场。周末全民外出滑雪，只有挪威有这个资本。

事实上，英语里skiing(滑雪)一词，就来自挪威语，本意是“劈开的木头”。滑雪自古就是挪威的国技。

两万年前已有滑雪板

英国传记作家亨特福德在《两块木板和一种激情：滑雪的戏剧性历史》中写道，洞穴壁画显示，人类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（两万年前）就使用过滑雪板，大概是用于狩猎。

欧亚大陆比较寒冷的地区，不同地方的人们都早早地学会了滑雪。在中国西北的阿尔泰山山区，5000多年前的岩画上画着滑雪的人。现在，当地人还保留着最古老样式的滑雪板：用动物毛皮垫底，下坡时，雪朝着顺毛方向滑动，摩擦力小；上坡时则摩擦力大。

考古学家在俄罗斯北部，白海地区发现的4000多年前的石刻，展示了人们踩着两块一样长的滑雪板去狩猎的情景，并且似乎在用一根长矛作为滑雪杖。在挪威也有同样古老的滑雪岩画。

亨特福德认为，滑雪板最初是为了在冬天穿越湿地沼泽而发明的。它们使人类能够在冬天出门，在冰冻的苔原上猎杀驯鹿和驼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，发明了用树枝扎成的大雪鞋，用于雪上行走。

两地技术不同，或许是因为：在亚欧大陆，雪更多呈现为小圆颗粒，积雪更紧凑、更硬，更适合滑行。而美洲的雪太松散、柔软，人更容易陷进去。如今，冬奥会的人工造

雪，造的就是前一种雪；如果偶然下了一阵鹅毛大雪，还得暂停比赛，用压雪机压一遍。在俄罗斯北部出土的滑雪板碎片可追溯到7000到8000多年前。而在瑞典、芬兰和挪威的沼泽里也找到了五六千年前的滑雪板遗存。

尤其是在挪威，找到了20多具远古时代的滑雪板。了解了这些，你对他们的冬奥成绩还不吃惊吗？

曾是北欧人的高科技

古代挪威人不仅在平地上滑雪，还上山去滑。2014年，在挪威海拔1000米的一处偏远山区，冰层融化露出了一块狭长木板的残片——1300年前的滑雪板！2021年，人们又在附近找到了它的配对板。

新发现的滑雪板保存完好，长187厘米，宽17厘米，桦木制作，并用皮革包边，它跟现代滑雪板一样，有固脚装置，还有修理过的痕迹；力学特性类似于今天的滑雪板，很皮实，这样才能经得住长途跋涉。

这只雪板的主人属于哪个族群，已经无法考证。但很有可能是北在欧荒凉草原上放牧驯鹿的萨米人。

罗马学者普罗科皮乌斯，曾将他所知道的最北部的人类——萨米人称作“滑雪的萨米人”，可见那时萨米人的形象就是滑雪者（萨米语里的滑雪一词有数千年的历史）。萨米人发明了最好的滑雪板，并将其中的一副遗留给给了1300年后的我们，是一个合理的推测。

从8世纪开始活跃的维京海盗，对于这种高性能的滑雪板，应该不陌生。根据维京人的神话，乌尔和斯卡迪就踩着滑雪板去打猎。他俩分别被奉为滑雪与狩猎的男神和女神，地位很高。

中世纪的挪威人留下的传奇故事里，国王派他的官员，踩着滑雪板去四处收税。那时候滑雪去偷猎的人估计不少，所以才有1274年的一条法律专门规定：“在私人土地上滑雪者不得打扰驯鹿”。

几百年前的气候比今天更冷，挪威的冰

17世纪时，挪威军队设有专门的滑雪营，行动距离和速度可以跟轻骑兵媲美。1716年，俄罗斯、瑞典和挪威之间的大北方战争，主要是在滑雪板上进行的。18世纪60年代，挪威军队的技能比赛，包括了坡地滑雪、平地滑雪、滑雪绕树、雪地射击——这些是冬奥比赛项目的前身。

雪比今天多，很多山口都会被大雪掩埋。滑雪是交通的必选项。

就像1799年来挪威旅行的法国人雅克·托克纳那好奇地写在日记里的：“在冬天，邮递员踩着一种滑雪鞋通过山口去送邮件，移动速度非常快，能否没人和马的大雪堆，也阻挡不了他。这个地区的人就这样四处走动。我已经多次看到。毫不费力，只要衣服穿暖和就行。总有一天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学会利用这种方便而廉价的交通方式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挪威人在19世纪率先制造出了现代用的弧形滑雪板——中间鼓起，体重压上去会将其压平，与雪面接触更大，还造出了更轻薄更硬的硬木滑雪板。现代滑雪板的重要创新，大都归功于挪威人。

挪威英雄踩在桦木板上

滑雪融入了挪威人的灵魂。挪威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，往往有滑雪的因素。

比如说挪威国王哈康四世的事迹：他的母亲，瓦尔台格的英加，作为侍女跟国

王有过一段露水情缘。哈康三世死后，英加生下孩子，宣布这是老国王的遗腹子。母子俩身敌对的“教人手杖党”的控制区域，颇为危险。

与“教人手杖党”对立的“桦树皮鞋党”（贬义词，说他们是一群穿不起皮鞋的山里人），设法找到了两岁大的小哈康。两位最好的滑雪者斯克弗拉和斯克如卡，把孩子绑在身上，滑了50多公里的雪，越过山丘，到了安全区域。这件事发生在1206年。

小哈康长大后，经历种种曲折，通过神裁仪式，被承认了国王之子的身份。他后来在位46年，文治武功极盛，领导挪威进入了黄金时代。

护送小哈康的两位滑雪者史称“桦木腿”，是挪威人尊敬的传奇英雄。直到今天，纪念这一事件的越野滑雪马拉松赛事，仍是挪威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会。所有参赛者要背一个3.5公斤的背包，象征婴儿的重量。

还有一个著名的滑雪故事：德军在泰勒马克有一个生产原子弹所需重水的设施，盟军多次想将其炸毁，但牺牲了41个人也没成功。后来盟军培训了一个突击小队，由9名挪威平民组成，包括老师、邮递员、导游和工人。他们被空投到泰勒马克地区的无人荒野里，靠着滑雪狩猎了4个月。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，他们爬上悬崖，炸毁了设施，并迅速滑雪逃跑，连续滑了450公里才到达了中立的瑞典。

17世纪时，挪威军队设有专门的滑雪营，行动距离和速度可以跟轻骑兵媲美。1716年，俄罗斯、瑞典和挪威之间的大北方战争，主要是在滑雪板上进行的。18世纪60年代，挪威军队的技能比赛，包括了坡地滑雪、平地滑雪、滑雪绕树、雪地射击——这些是冬奥比赛项目的前身。

19世纪80年代，滑雪运动开始在欧洲各国流行。高山滑雪(速降)的风头也压过了北欧滑雪(越野)。或许是速降带来的肾上腺素激增，比起艰苦的雪地跋涉，更吸引人吧。不过，崇尚艰苦跋涉的挪威人，在滑雪世界中，依旧实力强劲。滑雪之于挪威，正如乒乓球之于中国。

来新文化地标 赏千余件“中华瑰宝”

走马馆展

◎本报记者 马爱平

坐落于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中国工艺美术馆(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)自2月5日开馆后，迎来了预约参观热潮，门票已经预约至1周后。

2月10日，160余名中外记者参观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系列文化活动的重要项目——“中华瑰宝—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”，近距离感受1298件珍品之美。

填补非遗国家级博物馆空白

历经近三年建设，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后第二天，新的中国工艺美术馆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重新开启大门。该馆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，毗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多个大型国家级场馆，项目建筑面积91126平方米，地上建筑共6层。

新馆的建成，填补了我国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博物馆的空白，标志着我国又新增了一处代表国家和首都文化形象、彰显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气象的重要文化地标。

“几乎与工程建设收尾、验收相同步，我们马不停蹄，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强大的学术力量和丰富的藏品资源，推进‘中华瑰宝—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’的展陈论证、设计与布展工作。”中国工艺美术馆(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)馆长韩子勇介绍，开馆之作“中华瑰宝—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”展览与场馆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，是北京冬奥会期间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。

八大板块展现七十年珍藏

展览共分“大国匠作”“旷古遗音”“万方乐奏”“丝路丹青”“粉墨传奇”“藉器传文”“神州迎春”“盛世重光”8个板块，涵盖了工艺美术、古琴、传统乐器、传统美术、

戏曲、金石篆刻与拓本、传统年画、戏曲演出和学术报告8个部分的内容，共展出1298件珍品，80%的展品是第一次面向社会公众展出，大部分展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积累的珍藏。

“大国匠作”板块中，翡翠“四大国宝”最引人注目，它们分别是翡翠山子《岱岳奇观》、翡翠花薰《含香聚瑞》、翡翠提梁花篮《群芳揽胜》和翡翠插屏《四海腾欢》。4件翡翠国宝从题材选定、形式设计到全部完成，历时8年，由40多位名扬玉坛、技艺精湛的大师能手共同创作。其中，《群芳揽胜》是中国玉器艺术史上最大的花卉作品。

在“旷古遗音”板块，观众可以欣赏到晚唐“枯木龙吟”琴、宋代“鸣凤”琴等珍品，领略穿越3000余年的古琴艺术。

“丝路丹青”板块，则给观众带来了70余件丝绸之路沿线壁画临摹精品。

此外，观众还可以在“粉墨传奇”板块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；在“藉器传文”板块品鉴百位篆刻家篆刻的百件作品；在“神州迎春”板块欣赏来自天津杨柳青、四川绵竹等地缤纷多姿的老年画。

展览还设计了精彩的互动环节，观众可扫二维码观看、收听展品的讲解，现场还有拓本、书法、篆刻等演示体验类活动。



翡翠提梁花篮《群芳揽胜》
人民视觉供图

小罐头里窥见大科学

——读《罐头：一部美国公众的食品安全史》

字里行间

◎余伟

当你打开一听罐头，跳出来5个形色各异的小人——这是“皮皮鲁—鲁西西”系列童话剧《罐头小人》描绘的经典场景。我们看到这一幕可能会会心一笑。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却很可能引来：“天呐，这罐头还可以吃吗？”的惊呼。

罐头包装的特点就是不透明，对内容的未知足以让美国公众怀疑其“是否可吃”。近代以来，美国人造就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工业食品体系，而在这一体系背后是成百上千人的复杂网络，每个环节都可能包含着不确定性和风险。食品最终是要给消费者食用的，美国工业罐装食品生产厂商是怎样处理危机、获得消费者普遍信任的呢？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副教授安娜·扎伊德所著的《罐头：一部美国公众的食品安全史》选取了6个罐头工业的案例(牛奶、豌豆、橄榄、番茄、金枪鱼、金宝汤)，细致描绘了这个过程。正是通过食品科学、管理学、公共关系学、消费心理学等一系列“硬”科学与“软”科学的综合应用，使得食品安全透明度、消费者公共信心指数于数十年间不断提高，共同推动了食品工业的现代化与规范化。

罐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科技与文化、经济与政治交织的历史。扎伊德以罗斯福新政时期“标签之争”为例，详细描述了罐头生产厂商与新政研究者如何构建行业标准体系，在其中游说政府变更规章制度是浓墨重彩的一段。扎伊德将负面事件处理、经济利益相关者的联盟、消费者保护组织的博弈，汇聚在小小的罐头上，融宏大叙事于人文日用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读完此书，再打开罐头，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。

近年来，学术界一直在强调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通。《罐头：一部美国公众的食品安全史》的编译，就反映了新一代学人尝试跳出学科藩篱的努力。此外，不少学人都对消弭科学与人文鸿沟抱有期待，这一夙愿在《罐头：一部美国公众的食品安全史》的写作、译介里也得到了实现。一部小小的罐头史，趣味性与其学术性并重，融汇了科学、文化与经济，尤为难得。对历史的记录从来不止是高头讲章，也并非单纯故事演义，它总是融汇百家之学。把科学发展与人文生活紧密结合，使公众在轻松的阅读中增长知识、提升科学素养，不失为普及科学历史的一条捷径。

(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)

研究捕杀方法、设置专门机构……

几千年来，为消灭这只小虫古人操碎了心

◎付雷

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曾经给人类的生命、生活带来无尽的伤害和痛苦。在中国古代的各种自然灾害中，由于一种昆虫引发的灾害尤其值得关注。这种昆虫就是蝗虫。根据郭邦在《中国飞蝗生物学》中的统计，从春秋时期到清朝末年，我国总共发生了800多次蝗灾。正所谓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在与蝗虫的长期斗争过程中，人们对蝗虫的认识也逐渐加深，越来越系统。

在中国古代，蝗灾是与水旱灾害并列的重大自然灾害。据统计，从春秋时期到清朝末年，有记载的蝗灾共804次。考虑到历史的记载还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，因此实际发生的

蝗灾次数和危害可能比史书记载的要多。

从地理分布来看，黄河流域是蝗灾的重灾区，特别是黄河下游的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省。这些省受灾严重，老百姓为此还兴建了大量的“蝗神庙”。其次是长江流域，但这里的蝗灾比黄河流域发生的频次要少很多。

由于缺乏科学的治蝗措施，蝗灾对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。如《唐书·五行志》就记载，贞元元年(785年)，北方发生大面积蝗灾，“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遗，饿殍枕道”。《元史·顺帝本纪·五行志》记载，至正十九年(1353年)五月，山东、河南、关中等地发生蝗灾，“饥民捕蝗以为食，或曝干而积之，又器人相食……”

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，古人已经注意到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域特点，并意识到蝗灾与旱

灾之间的关联。对于蝗灾的危害，大部分记载没有确切的人员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报告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蝗灾的严重后果。

蝗虫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直翅目，具有三对足、两对翅，属不完全变态发育，发育过程经历卵、若虫、成虫3个阶段。若虫又称鸣、跳蝻，跟成虫很像，只是个头很小。蝗虫是植食性昆虫，对农作物的危害很大。对于蝗虫的这些基本知识，我国古人很早就有了认识。

先秦时期也称蝗虫为“螽”，如孔子编订的《春秋》中就说“八月，螽”，又说“秋，螽，冬，螽(yuán)生”。汉代董仲舒注释道，这里的“螽”是跳蝻。我国最早的字典汉代的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蝗，螽也”。但先秦时期的《礼记·月令》中已有蝗虫的称谓，说明当时两种称谓并存。两晋时期的郭璞对《尔雅》中的“螽”注释为“蝗子未生翅者”。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蝗虫的幼虫和成虫之间的区别与联系。

在与蝗灾的长期斗争中，随着对蝗虫特征及其生活习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，古代劳动人民不断探索实践，逐渐摸索出一些治蝗的经验，取得了一些成就，彰显了古人的智慧。

古代留存下来了多部治蝗方面的专著，如《捕蝗要诀》《捕蝗考》《捕蝗集要》《治蝗全法》等。在《农政全书》等各类农书，《救荒活命书》等各类荒政著作中，也有大量关于治蝗的记载。

最常用的直接治蝗的方法是捕杀，如鱼箔法、网捕法、抄袋法等。利用蝗虫的趋光性，还可以采用火诱法治蝗。《旧唐书》中有用火引诱蝗虫，然后焚烧掩埋的记载。清代

李源的《捕蝗图册》提到，可以在蝗虫密集分布的地方用灯光吸引进行捕杀。《捕蝗考》《农政全书》等都记载过驱赶掩埋法，也就是将蝗虫驱赶到事先挖好的坑中进行掩埋。有些书籍还提到可以养鸡来捕食蝗虫。

在了解到蝗虫不吃某些农作物后，劳动人民意识到可以在蝗灾区域种植蝗虫不喜欢吃的作物。由于蝗虫的食物主要是旱地作物，因此明代大学士徐光启提出可以将旱地改为水田。北宋吴遵路为官员时，劝导农民栽植豌豆，其产量并未受到蝗灾的影响。

古人不仅针对蝗虫成虫提出了各种防治措施，也想到了消灭蝗虫卵和跳蝻的治本之法。如通过深耕挖出并消灭蝗虫卵，利用各种器具捕捉跳蝻等。

蝗虫虽然是农业害虫，但古人觉得它也有利用价值，比如可以用作鸭、鸡、猪等家畜或家畜的饲料，蝗虫尸体可以作为肥料，蝗虫可以作为食物食用等。

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，蝗灾恐怕一时难以根治，然而通过爬梳历史，或许可以找到一些今人可以借鉴的方法。

(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)



视觉中国供图